

寒山詩淺談

師大 蕭登福



一、寒山其人

自鍾玲於去歲在中央日報副刊，介紹寒山詩近年

風靡西方文學界，為歐美青年所愛好，崇拜的事實，接着又有趙滋著、陳鼎環諸先生，先後為文，讚揚寒山詩集。寒山，這唐代的詩僧，到今日已成爲一個時髦人物，不知受了若干青年的膜拜、頂禮。提起寒山，首先浮現於我們腦海的，便是他那飄逸的形貌：頭髮散亂，衣服破敗，腳底下拖着一雙木屐，至於他是從何而來，因何而終，身世姓氏爲何，今天都難以考查。最多也只能從閩丘胤的寒山詩序中知其一二而已。「詳夫寒山子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自古老見之；皆謂貧人風狂之士，隱居天臺唐興縣西七十里，號爲寒巖，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，寺有拾得知食堂，尋常收貯除殘菜滓於竹筒內，寒山若來即負而去，或長廊徐行，叫喚快活，獨言獨笑……」，我們今天所可能得的資料，除此之外，實在很少的。趙滋著先生「寒山子其人其詩」對於寒山的生平，也沒有很細細的交代，從今古人有關寒山的著作裏，似乎他所給人的印象，只是亦神的幻像而已，但我們今日所欲欣賞的只是他的詩和他的詩所提到的禪學和哲理，又何必

庸人自擾的，必須去追究他的生平和其生卒年月日，破壞這美的畫面呢？正因為他有着神龍不見其首，使人難以捉摸的身世，才能使我們從哲學和文學的純粹觀點去體認它的真價值。當你早晨或黃昏獨步於小街陋巷，你可能要想起史奈德的那句話：「他們（寒山、拾得），已經變成仙人了，今天有時候，你會在陋巷裏，果園中，或是荒林的流浪漢羣中和他們不期而遇。」這時節寒山「樺皮爲冠，布裘破弊，木屐履地」，整日裏「或長廊唱詠，唯言咄哉咄哉，三界輪迴」的影像，會躍然於心目中，而令你悠然遐思他出塵的胸襟。

二、寒山詩的手法

A、善用疊字：在詩中如果疊字用得適當的話，便容易使人有一種洒脫與飄逸之感，而寒山詩集中運用此一手腕的頗多，我們不妨列舉幾首，以見其大概：

(一) 杳杳寒山道，落落冷澗濱，
啾啾常有鳥，寂寂更無人，
磧磧風吹面，紛紛雪積身，
朝朝不見日，歲歲不知春。

(二) 雲山疊疊連天碧，
路僻林深無客遊，
遠望

孤蟾明皎皎，近聞羣鳥語啾啾，
老夫獨坐棲青嶂，少室閑居任白頭，
可歎往年與今日，無心不似水東流。

(三) 獨坐常忽忽，情懷何悠悠，
山腰雲縵縵，谷口風颼颼，
猿來樹嫋嫋，鳥入林啾啾，
時催鬢颯颯，歲盡老惆惆。

「櫻桃紅燦燦，楊柳正氍氍」，「精神殊爽爽，形貌極堂堂」，「見罷頭兀兀，看時身侗侗」等，在寒山集裏幾乎俯拾可得，觸目便見。是不是因疊字較能使讀者產生深刻的印象？或讀起來較鏗鏘悅耳呢？我們暫且不必去深究。

B、字義展轉相因（或字相承，或意相承），字義的展轉相承相因，可使整首詩低回反覆，韻味無窮，中國詩人中用此手法的不乏其人，如李白：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。」寒山亦是此中能手：

(一) 少年何所愁，愁見鬢毛白，
白更何所愁，愁見日通迫，
移向東岱居，配守北邙宅，
何忍出此言，此言傷老客。

(二) 聞道愁難遣，斯言謂不真，
昨朝曾趕却，今日又纏身，
月盡愁難盡，年新愁更新，
誰知席

簷下，元是昔愁人。

(三)貪人好聚財，恰如梟愛子，子大而食母，財多還害己，散之即福生，聚之即禍起，無則亦無禍，鼓翼青雲裏。

C、借喻：寒山詩集中，有借物寓意者，亦有借事寓意者，譬如他所常談到的寒山便有三種意義：史奈德說：「當寒山在詩中提及『寒山』的時候，他是指他自己，他的家（地名）他的心境。」我們不妨再從他的詩集中找出幾個例子：

(一)兩龜乘犢車，驀出路頭戲，一壘從旁來，苦死欲求寄，不載爽人情，始載被沉累，彈指不可論，行恩却遭刺。

(二)止宿鴛鴦鳥，一雄兼一雌，銜花相共食，刷羽每相隨，戲入煙雲裏，宿歸沙岸澗，自憐生處樂，不奪鳳凰池。

寒山詩中的借喻部份，大都是屬於託事隱寓，正如美人，香草之類的，我們不能執以為真，更不能把他看成史詩或自傳讀，趙滋蕃先生在寒山子其人其詩中認為「寒山確有弟兄，在家鄉確娶過妻，在隱居地又確有妻有子，同時又說他室家不寧，兄弟不睦，這

不免過於着跡；因為中國詩人詠物寄興，託物興懷，其人其物，往往是「無是」「虛有」的，不可執一而論；這一點我認為趙先生的考證，實不無有待商榷之處。

三、寒山詩的內涵

我們從寒山詩的內涵看，大致可以把它分為儒、釋、道及亦儒亦釋亦道各方面。從細的方面分，則有醒世的，閒居的，證道的，傷時的等種種。

亦有人把它分為證道前與證道後，而我却認為前者較含涉世意味，大都用來勸化世人，也有傷感時事。後者屬於出世。大都在描述自己已得的境界及隱居的生活。證道後的詩處處流露出不可說與非有非空的境界……例如：

(一)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潔，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。

(二)人問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，夏天冰未釋，日出霧朦朧，似我何由屆？與君心不同，君心若似我，還得到其中。

(三)碧澗泉水清，寒山月華白，默知神自明，觀空境逾寂。

四、亦儒亦釋亦道的哲人寒山

幾千年來，支配我國學術思想的有二大主流，一是屬於儒家淑世的積極思想，一是融合釋道而成的出塵超世思想。綜觀一般的情形說，在朝執政的人，他們的思想大都是以儒家為主，但漢初和魏晉南北朝隋及初唐，道家思想所佔的地位，則又遠過於儒家。而在野的學者文士則又多以釋、道為宗。釋、道的超越，放逸、洒脫久已深植在民心中，深為士人所嚮往，因此他們所崇拜的除了孔孟的救人濟世，經綸天下的正人君子外，便是塵視富貴，銖視冠冕的曠達高士了，而在儒家中，除了淵明有「我醉欲眠卿且去」的澹泊恬適的襟懷外，較少那些曠達的人物，但釋、道則多是不重富貴名利，超然物外，把世間的是非得失榮辱看成如夢幻泡影，不以諸榮懷，更不使其昏擾心靈。而他們中如果同時又是釋、道教徒的話，則他們除了有狂放不羈的行爲性格外，有時也會藉着疏狂超俗的態度，寓宗教性的啓發於言行中，以勸勉世人。然而他們這種類似顛狂的形態，並不是所謂的輕度瘋狂症，或是歇斯底里亞，而是中國受釋、道影響而產生的一種深入民間的思想，例如紅樓夢中，唱着好了歌，

互相抬槓的一僧一道，宋時傳奇人物，拖着草鞋，滿街「地達！地達！」跑的濟顏僧，及東遊記中，狀似瘋顛，整日狂歌，身着破衣，腳履敝屣的藍采和，無非都是民間所嚮往而加以神話化的「高士」。寒山的詩和人，所以能深入民間，廣被人們所喜好，可能因為他就是由於這一類出塵的胸襟思想言行，才引人的注意。

或許有人仍會懷疑寒山是否也患有輕度的瘋狂症，正如西方許多天才一樣，但我認為，寒山是將儒、道融歸於釋教的人，他有儒家的淑世入世的情懷，也有道家的出塵超世與釋教的覺世度人的用心。一個患有瘋狂症的人，應不會有如此清晰的頭腦，高超卓越的思想。我們從他的詩中可明白：「時人見寒山，各謂是瘋顛，貌不起人目，身唯布裘纏，我語他不曾，他語我不言，為報往來者，可來向寒山」。「下愚讀我詩，不解却嗤謔，中庸讀我詩，思量云甚要，上賢讀我詩，把着滿面笑，楊脩見幼婦，一覽便知妙」，中國的哲人，大都是融會了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的，只是融會後各人的歸向不同罷了，何晏、王弼等歸於道，二程、朱、王歸屬於儒，寒山等歸於釋，也因他們歸屬的不同，而使他們表現於生活或思想的有異，

但他們同具有釋道的超越塵俗與儒教的積極入世的思想，因此他們才不至如西方哲學家那麼容易走向極端，也正因此中國哲人於淑世外還有出世的襟懷，才不至如西方哲人思想和生活脫節，非執着於理想的追求，便沉迷於世俗的利慾。我們可以簡捷地說一句話：「中國哲人似乎比西方哲人較能守住中庸。」

五、談寒山詩不行於中國的原

因

鍾玲在他的大作中曾談及寒山之不受儒、釋、道三家的接納，與他的身世和行文有關，在行徑上他亦道亦釋亦儒，在行文上，他所用的都是通俗字句，不是中國傳統所重視的典雅，含蓄和律法，而陳鼎環先生則認為賢才本來就不易被發現，須經過時間的裁判才能看出真正的好壞。

當然上述都是原因之一，但我認為這可能與中國文學上所謂的「道統」有關，中國文學史上東漢建安以後，才有純文學，唐宋以來，「文以載道」之說，風靡千載，社會上重視的大都是以儒教思想為主，正統派的人物，他們大都是持入世淑世的觀念，多是塵世中人，他們的身世門第和里居，是論史者或當世與

論所重視。至於像寒山那種真正不為世用，生不知如何而來，死因何而去的人，自然是較易被目為神話人物而被當時社會和後代史學家所忽略了。

六、餘言

關於寒山生時里居的問題，我們固然無法得知，甚至關於他的死，我們所能得的資料也甚少，閻丘胤在序上說：「胤乃歸郡，遂製淨衣二對，香藻等，持送供養，時二人（寒山、拾得）更不返寺，使乃就巖送上，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：『賊！賊！』退入巖穴，乃云：『報汝諸人各各努力』，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」，淳熙十年，志南的記載，也大概和閻丘胤的序相同，同樣都是以神話的方式作結，而不做更進一步的描述。

東方國家，如中國、如印度，自古就有不少的人，是在追求內心的解脫，渴望過着無拘無束自由解脫的生活，但他們有的不是流於玩世不恭，便流於逃避現實，要不然就是最後仍然被名利、得失所拘囿，真正能求得真實的自我，真正能如莊子所說的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的。並不多見，而寒山子便是此種理想的實踐者，因此他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的，將是無限的遐思與嚮往。